

# 古希腊历史与遗产

Ancient Greece History & Heritage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历史遗产

孙道天著

欧洲文明源远流长

- ◎ 爱琴海世界的古老文明
- ◎ 荷马时代和海外殖民时代
- ◎ 希腊神话、早期的文学和哲学
- ◎ 斯巴达和雅典的兴起
- ◎ 希腊-波斯战争
- ◎ 希腊城邦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 ◎ 伯罗奔尼撒战争
- ◎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局 马其顿的崛起
- ◎ 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哲学
- ◎ 历史学
- ◎ 古典戏剧 造型艺术
-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 ◎ 亚历山大远征东方
- ◎ 后期希腊的余晖
- ◎ 古希腊文明的传播与再造

# 古希腊历史遗产

欧洲文明 源远流长

孙道天 /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出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历史遗产：欧洲文明 源远流长 / 孙道天编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7

ISBN 7-5326-1541-3

I. 古... II. 孙... III. 古希腊 - 历史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354 号

**责任编辑 / 吴雅仙**

**助理编辑 / 马妮**

**美术编辑 / 陆磊明**

**古希腊历史遗产**

**出版发行/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印刷/上海江杨印刷厂**

**开本/150×212 1/32**

**印张/11.25**

**版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

**印数/1—2 500**

**书号/ISBN 7-5326-1541-3/K·241**

**定价/28.00 元**



“厚积薄发”四个字，来形容孙道天先生的这本著作无疑是恰当的。这里凝聚着他一生从事古希腊史教学和研究的劳动成果，而且也是他数十年来的第一本专著。

孙道天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几乎与此同时，他也是我国最权威的百科全书《辞海》的参与者，现在是《辞海》世界史分科主编。

《古希腊历史遗产》为我们渐显冷落的历史学，尤其是外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能否注入一点有益的养料，还有待于读者的评鉴。欧洲文明，源在希腊。

在今天，回首也罢，眺望也罢，无论以怎样的心态审视人类的祖先所走过的足迹，都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谨以此书纪念  
我母亲逝世 35 周年

# 序

## 我为什么要写《遗产》这本书

自从1953年我在上海初当一名教师，就是学习和讲授世界古代史。跟这门学问打交道已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心里总有些想法，或者叫作经验教训，趁着拙著出版的机会，把它们说出来，权且充作序言。

世界古代史课程（一般不包括中国部分），讲的本是外国人的历史。但我们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不研究这门学问。原始时代不用说，就是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也主要是借助考古学的知识，以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为例，今天能写出它们较系统的历史，还不是靠了考古学家的辛劳所取得的成果吗？可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考古资料在人家那里，古代语言文字（有些已解读）又如此之艰深，往往令有些研究者不能不望而却步。再就希腊、罗马历史而言，虽也离不开考古学资料，但毕竟文献的资料要多得多，而且多有前人的整理、译解和注释，对后学者是极有帮助的。不过，即使学习希腊、罗马也有不少的困难，主要地是我们起步晚，真正将心力放在这上面的人实在不多。大概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希腊、罗马水平，除少数专门家之外，总体上还处于知识的普及阶段。并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对希腊知之尚少。以上这些话只有一个意思，世界古代史这门学问不易研究，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并不是研究得多了，就是与某些国家的成绩相比，我们也还有差距。这里所说的，算是客观方面的条件。

至于说到主观方面，所遇到的情况更非凡语所能说得清楚。我试将它们梳理一下，称之为人为打的五条“绳索”，它们把世界古代史这门学问捆绑起来，几乎限定了发展和生机。如果说这门学问像一个婴孩，他本来就有先天不足，经这一束缚，他只好长得如今这般的后天乏力了。

第一条曰“厚今薄古”。此说创自哪一家已不可考。历史本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俗话说，无古不成今，历史不能割断，也是割不断的。有一时期给工农兵学员上世界史课，规定从近代（17世纪）讲起，以前的就勾销了；不但“薄”，连要都不要了。事实告诉人们，许多近、现代的东西，没有古代的知识是难以听得懂的。问题还在于，

学问上的事怎么可以“指令”如何做或不如何做呢？人类从文明诞生之后的历史不少于四千年，硬要把近、现代的三百多年“厚”起来，把以前那三千多年“薄”起来（乃至勾销），这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有人说，近、现代的东西贴近现实，这完全可以理解，相对的课时多一些，也未可厚非。但“厚今薄古”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想当年这个口号却喊得震天响，我们这门学问不单“古”，还得加上“外”，所以就要“薄上加薄”了。这个口号对世界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今天恐怕没有什么人还会有过问这件事的兴致。

第二条曰“经济优先”。多年来，我们编写教材和课堂讲授，一直是以经济占先的，然后才是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公式。古代的经济发展缓慢，像埃及这样的社会，几百年，有时上千年，它的经济是很少变化的。可教师还要找出中王国比古王国有何进步，新王国比中王国又有何进步，等等。因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这些都是经济现象，是相当概念的东西，所以重重复复，教师讲得索然寡味，学生有些昏昏欲睡，也就不奇怪了。历史，本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由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人们在这个大舞台上所创造的“戏剧”是有声有色的，决不应该枯燥乏味的。我一点也不怀疑经济是基础，它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是说，经济一发展，社会的车轮就会跟着转动（一倒退车轮便会逆转）；因为经济的发展是渐进，而社会的变化有时是很快的，根本不存在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问题。所谓的“经济史观”，不能也不应和唯物史观混为一谈。另外，也还有一种现象颇耐人寻味，我称之为“经济优先”这种现象，似乎主要的见于古代历史，到了中世纪就不那么强调了（只强调封建等级制），再到近代更不太强调了（虽然经济的发展较过去快了许多）。至于讲到现代，不论上课或编教材，那恐怕讲的多为国际关系史了。这种通史的编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我实在不得要领。只是感到，独有世界古代历史经济占了优先，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说。

第三条曰“普遍奴隶”。凡是教世界古代史的人想必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尽力寻找有关奴隶的资料，放大奴隶的数量，甚而把本不属于奴隶的群体（如印度的首陀罗，斯巴达的黑劳士等）也计入奴隶之列，从而证明古代社会是奴隶社会（五种生产方式之一）。人类史上有没有奴隶制？当然有，古代有，中世纪有，近代也有（如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但存有奴隶制是否就是奴隶社会，这是可以研究的。奴隶制在古代比较流行，因为那是一种原始的剥削形式，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一致的。奴隶虽有多种来源，但其主要来源却是战争。就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典型”奴隶

制，也是在某些地区、某一时段才出现发达的奴隶制，这种发达的类型与同时出现某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一旦商品经济衰落，使用奴隶不再有利可图时，奴隶制也会随之而衰落（如罗马帝国后期）。古代世界地域辽阔，就以已知的欧、亚、非来说，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些地区为资料所限，人们所知甚少，很难用一个奴隶社会的公式把它们一概都套进去，事实上这样做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就我个人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古代史，总觉得普遍奴隶社会这一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话说到这里，便不能不触及另外一个、但也是相关的问题，即有关封建制的问题。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据说是一条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划一断线。姑不问这条线划得是否武断，问题在于是否能划得清，具体地说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之间找出一个质的差别，我看很难。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这两个大的阶段中，生产力方面并无大的差别，甚至封建制的前期还要落后于奴隶制；至于生产关系，主要是在奴隶和农奴间找出一条严格的界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先生曾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所谓“古史分期”），形象地称为“剪不断，理还乱”，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话无非一个体会，过去我们讲古代史，花大力气去查找奴隶资料，论证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还要找出向封建制过渡的具体途径，实在是辛苦耕耘而结不出什么果实。是否可以说，在古史研究中我们虚掷了不少时间？这件事，我回想当年也是跟随某种“先进史学”跑得挺欢的，当时学习这种史学算是“时尚”。既然奴隶制和封建制是划不开也割不断的，那么应当给它们一个什么称谓呢？对此我无何创意，曾有学者说可以称之为“前资本主义时代”，这大概也是一个办法。

第四条曰“群众创造”。研究历史学，都会碰到一个既是理论的、又是实际的问题，即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问题。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而是要说出一个历史教师的看法。有人主张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称之为“群众史观”；也有人主张是杰出人物创造的，可称之为“英雄史观”。二者壁垒分明，在理论上各不相让。可是在实际上，他们是不是就真的分得开呢？难道就没有调和的余地吗？“群众”原本是个抽象的概念，历史事件主要是通过具体人物的活动显示出来的。比如，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提米斯托克利（雅典海上强国的缔造者）的领导有方，雅典海军的主力则是广大的下层民众，他们共同创造了胜利的历史。可能有人会说，只因提米斯托克利指挥的是正义的战争，反映了群众的意愿，他才是成功的。那么再比如，马其顿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是成功的，但他进行的是侵略的战争，

又反映了谁的意愿呢？所谓的为希腊人“复仇”不过是个口号而已。我们教历史的人都曾被告知，“历史是群众创造的”，这种教条几乎掩盖了历史上一切杰出人物的光辉。就拿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程来说，我们常把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处理得苍白无力，就是那般公认的伟人也往往是有行动而缺少思想，有思想而缺少感情，有感情也极少展现其内心的活动，所以写的教材，讲的历史，难免显得干巴巴，这是不足怪的。前些年有人提出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共创历史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说法，据说与传统的教条不合而受到粗俗的对待，实不应该。仅就以上两例来说，如把提米斯托克利和亚历山大的领导作用“抽掉”，那还成什么历史，又有谁会信服呢？其实，这算不上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不过是人们的历史常识罢了。用某种理论压倒常识，是难以行得通的。至于对其他性质的杰出人物，如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大体上可作如是观。当然，群众论者口头上也说杰出人物有其重要作用，即“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作用，而创造则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事实上，也还是否定了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但否认杰出人物创造历史，反之，却主张这种人物乃是历史所创造的；据说，什么时候需要，“这样的人就随时可以找到”（所谓“时势造英雄”）。此类观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说实在的，我既不赞成“卡莱尔式”的英雄史观（卡氏著有《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他主张历史就是伟大人物的历史，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将极少数英雄人物抬高到“救世主”的程度；但也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式”的，将英雄人物几乎贬抑到“群众符号”的程度（普氏著有《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他论及此问题者也不少，如康斯坦丁诺夫的《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很典型）。应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承认，各种杰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这两者能够结合得好一些，我们的史学将会更加有声有色。或许有人说我袭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折衷主义，我欣然领受。

第五条曰“征服自然”。在我所见到的口号中，没有比“征服自然”更糟的了。这个口号对我们教历史的人并不生疏。讲世界古代史切记不要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否则就有“环境决定论”<sup>①</sup>之嫌。与此相关，则侈谈“征服自然”的壮举，如埃及人民如何与洪水搏斗，战胜尼罗河的灾害，获得农业丰收；希腊人民如何战胜惊涛巨浪，在海外殖民中发展经济，获得成果，等等。这类事业确实值得歌颂，特别是在古代生产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它反映了人类早期与大自然的关系，积累了认识自然的宝贵经验。但问题在于，这能不能叫作“征服”？大概古埃及人和希腊人没有那种怡然自得的骄傲，这纯然是后人加给他们的“桂冠”。我们知道，古埃及人视尼罗

河为神明，对水神、农神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崇拜，是法老和平民百姓的大事。再就古希腊人来说，几乎所有的自然界现象都有其相应的神祇，宙斯统御下的奥林帕斯山众神，多半是自然界神，崇拜仪式多种多样，这种崇拜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古人崇拜那些神就等于是崇拜自然界，说他们“征服自然”，等于是说向神开战，是不能想像的事。他们崇拜神祇的虔诚，是令人难以领会的。希腊人纵然有些浪漫情调，但提倡无神论是要判死刑的。近代以来科学发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些变化，人心有些傲慢了，不过基本上关系没有改变：地球仍只有一个，人类须赖地球来讨生活、求生存，别无选择。所以，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晚年写了一本书，名为《人类与大地母亲》，只有他那悲天悯人的胸怀，才会将大地看成人类的母亲，对母亲怎么可以戕害呢？可惜未必引起足够的注意。如今世道沉沦，物欲横流，有些人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用“竭泽而渔”的手段，向自然界发动了无情的掠夺。他们可能还自鸣得意，经济指标又上去了多少；可是他们不懂得，自然界乃是一种“灵力”，它是不会没有报复的。近些年来地球越来越反常，生态失却平衡，气候严重趋暖，大自然愤怒了，发威了，人类刚开始吃到了苦头。有心人可能会问：这个地球是否还会是人类心安理得、世代栖息的家园呢？但愿我不应有此“杞忧”。我谨祷祝，我们人类要爱护自然，像爱护母亲那样爱护地球。让“征服自然”这个愚妄的口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代之以另一个口号：爱护自然就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新中国创建初期，我开始学世界历史，主要是学习古代部分。当时各方面的事业都在除旧布新，世界史也不例外。我们的世界史学科旧日是相当落后的，底子薄，观点陈旧，资料匮乏，是否能拿得出一部像样的自编教材都成问题。我初学的古代史，就是一本俄著、日译书，我的老师是采纳日译资料编写教材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前苏联的史学学习，便成为一项历史性的选择；因为人家先进，称其史学为“先进史学”也是自然的。人家也确实有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有的是从帝俄时代留下来的），有些研究成果为西方同行所承认。不论世事多么沧桑多变，我必须说我从这种史学得益良多，这是不能忘记的。但说它“先进”，也并不等于一切都是无可挑剔的，我感到这种史学教条的气息相当浓重，最突出的是将五种生产方式学说视为金科玉律，为了贯彻这一学说，硬把古代的奴隶制说成是普遍的社会制度，千方百计寻求资料，用大力来论证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差别，以及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一般规律性。这在有关的教本中及连篇累牍的论文中（从俄文“古史公报”、“历史问题”等史学刊物中常见，

有的已中译），我们是经常读到的。此外，还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其引起的争论和讨论的热烈，几乎是很少见的（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论战”），但意见分歧之大也是很少见的。恕我说一句直率的话，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也好，是讨论不出结果的，因为这类理论的含义其本身就不太明确。想当年，我参加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讨论也是起劲的。我说这些话，决非对讨论者有任何不敬，而是从古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深感如能将那些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探讨某些更具体、实际的问题，也许会更有帮助。这是我心藏了多年的话，借这点篇幅把它说出来，也算是一点反思吧。

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中，我时有反省）我就设想，世界古代史这门学科（如果还有的话），以后能再搞是否可以少谈点抽象的理论，而多谈点具体的、知识性的东西呢？任何理论都是从具体知识中总结出来的，如果知识学得不扎实，光是理论的东西就不可能在头脑里生根。至于希腊，我很早就对它发生兴趣，那是从读荷马和神话引出来的，后来再接触思想方面和更多的文艺的东西，才真正地喜欢起来，甚而为之神往。第一，古希腊地域不算很大，人口也不算众多，城邦林立，争战不断；但就是在这个山重水复的地方，就是这样淳朴的一群人，却在古代历史上留下如此不朽的业绩，不能不令人赞叹。希腊，乃是欧洲文明的源头；经过罗马的部分传承（当然罗马人亦有自己的贡献），及后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发扬光大，它在许多方面为西方文明打下了基础。黑格尔说过：“对于希腊，凡有学养的日耳曼人均甚觉亲切（黑氏为德人），……凡一切使生活满足，使生活高尚，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引自E. 开尔德《黑格尔》传记，贺麟译）当然，这几句话，对于日耳曼人以外的欧洲人大体也是适用的。还可以补充说，欧洲域外的其他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分享了希腊的恩惠，因为文明的传播是没有界限的。我敢说，还找不出其他的民族，对后世发生了这样大的影响。第二，希腊人的历史和文化，是西方人的启蒙知识，因为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真正的“根”。对希腊的研究，在他们的“古典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亦为学界所重视。近些年来，我国的古史学界也开始对古典学科有所研究，培养人才，介绍外面的某些成果，这是可喜的现象。不过，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似乎对希腊知道得还嫌太少。在高校教材中，希腊史只在世界古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的书对其思想文化还特别简略。就我所知，除了个别的译自外国的古希腊史之外，我们自己还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东西，这多少也说明了我们的史学现状。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尝试写这本《遗产》，希望它能反映希腊历史的总体

面貌，尽量少在某些概念上费笔墨；将省下的篇幅让给希腊人在精神文化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这正是他们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我还想到，我们接触外国的东西，由于文字的隔阂，常不得不硬着头皮读各种译文（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即或翻译得信、达，那总是人家的文风，不合国人的习惯（好像黄油、牛排，我们总似乎不大顺口）。所以我写此书时，在行文方面也注意中国读者的“口味”，不过，我不敢说能做得几分。

书稿甫成，我内心不免惴惴。关于希腊思想文化各方面，前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他们正是那方方面面的专家，如已故的罗念生先生，对古希腊戏剧的研究国内外知名，足为我师。我在书里所说的一些话，在专家们看来不过是常识而已。幸而我从未自信我这本“班门弄斧”的东西是什么“专著”，它只是给有志于深入研究希腊的人，提供某些基础知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我于此书的出版存有两点期望：第一，它不至贻笑于大方之家，谬误之处请不吝指正 第二，对一般的读者，他们只要说一句，还读得下去，还有点知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在此，我愿对关心本书写作、出版并给予帮助的各位朋友及热心的学生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是为代序。

孙道天 写于 2003 年 8 月  
上海华东师大二村 47 号穹庐

①这里不讨论所谓“环境决定论”。批此论者极力缩小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似乎把环境仅看成了历史舞台的“布景”。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自然（地理）的因素对历史的进程有其重要（正面或侧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专门研究的问题。

# 古希腊历史遗产

序：我为什么要写《遗产》这本书

第一章 爱琴海世界的古老文明

一、爱琴世界的自然环境	1
1 爱琴海域	
2 希腊半岛	
3 小亚细亚滨海地区	
二、爱琴文明的发现和研究	4
4 爱琴文明的发现 谢里曼	
5 伊文斯	
6 克里特文明	
7 迈锡尼文明	
8 线文“B”的译读	

第二章 荷马时代和海外殖民时代

三、荷马时代	15
9 荷马问题	
10 《伊里亚特》	
11 《奥德赛》	
12 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	
四、城邦的形成和海外殖民	21
13 关于城邦问题	
14 希腊人的海外殖民	

第三章 希腊神话、早期的文学和哲学	
五、希腊神话和宗教	26
15 希腊神话	
16 宗教	
六、早期文学	30
17 文字（字母）	
18 早期文学	
七、早期哲学	36
19 哲学思想的产生 米利都学派	
20 毕达哥拉斯学派	
21 赫拉克利特	
22 埃利亚学派	
第四章 斯巴达和雅典的兴起	
八、早期斯巴达	42
23 斯巴达的立国	
24 莱库古立法	
25 斯巴达的社会制度	
26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和教育	
九、雅典的兴起	50
27 提修斯改革	
28 贵族共和制的建立	
29 梭伦改革	
30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31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 古希腊历史遗产

## 第五章 希腊-波斯战争

十、战争的起因 ..... 64

32 波斯帝国的扩张政策

33 米利都人的暴动

十一、波斯军出师不利 ..... 67

34 波斯大军入侵希腊

35 马拉松之战

十二、希腊人团结对敌，萨拉米斯海战 ..... 69

36 血战温泉关

37 萨拉米斯海战

38 普拉底会战

十三、雅典霸业的形成：提洛斯同盟 ..... 75

39 提洛斯同盟

40 希波战争的结局

## 第六章 希腊城邦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十四、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对内、对外政策 ..... 80

41 执政官抽签选举 贵族、平民两派继续斗争

42 伯里克利的宪政改革

43 “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

十五、古典时代的希腊经济 ..... 93

44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45 希腊的典型奴隶制

## 第七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

十六、战争的远因和近因	99
第一阶段：“十年战争”	
46 双雄争霸导致战争	
47 开战头三年 伯里克利之死	
48 派罗斯和安菲波里斯之战 缔和	
十七、“脆弱的和平”	109
第二阶段：雅典惨败西西里	
49 雅典重启战端	
50 西西里岛的背景情况	
51 雅典全军覆灭 尼西亚斯的悲剧	
十八、战争终结，“雅典帝国”的崩溃	117
52 雅典苦撑危局 寡头政变	
53 雅典败降 提洛斯同盟瓦解	

## 第八章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局 马其顿的崛起

十九、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城邦角逐	122
54 城邦制度转衰	
55 希腊继续内斗 “大王和约”	
56 底比斯的兴衰	
二十、马其顿征服希腊	127
57 马其顿的崛起	
58 入主希腊	

# 古希腊历史遗产

## 第九章 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哲学

二十一、原子论派(及其他) .....	133
59 阿纳克萨格拉 恩培多克勒	
60 原子论学派	
二十二、智者派思潮 .....	137
61 智者派之兴起	
62 普罗塔戈拉	
63 高尔吉亚等	
二十三、苏格拉底 .....	144
64 一般风格	
65 主要思想	
66 苏格拉底之死	
67 真正死因	
68 雅典民主制度回顾	

## 第十章 历史学

二十四、古希腊历法与史学 .....	156
69 历法简述	
70 史学的发轫	
二十五、希罗多德 .....	159
71 旅行家希罗多德	
72 《历史》要览	
73 《历史》中的历史与奇闻轶事	